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一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庚子山集卷一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干寶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為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又

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
閣相園悵徒蹕之留歡眷迴鑒之餘舞知華林
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
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事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
政七十載脩壇河洛

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
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藏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
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
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
視五老飛為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顧野王玉符
流星上入昂瑞圖虞舜時

黃龍浴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
與三公臨觀黃龍五米負圖出舜前

夏后瑤臺之上或

御二龍

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
瑤臺於水之陽瑤臺瑤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

野夏后啟於此舞
九代馬乘兩龍

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
春山之澤

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
又曰天子之駿赤騄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
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
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
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我大周之創業也

字大
氏國

號曰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

是語

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漬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
位也尚書胤三苗於三危
雲紀御官鳥司從職

左傳郟
子曰昔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凰
通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
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
也祝鳩司徒也鵲鳩司馬也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鷦鷯氏司事也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莊子廣成子謂

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郭象注皇
王殊迹隨世異名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豈直天

地合德日光華而已哉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皇帝

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為辛而不詳其

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為辛
巳天和六年為辛卯辛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
之當為武帝也墨子曰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
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

聖運鍾
下武

通乾象之靈啟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

夔為樂正聞之九成

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金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夔命女典樂教胄
子又蕭韶九成

克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

左傳曰
古也有

志克已復禮仁也史記
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

加以卑宮菲食

見論語

皂帳綈衣

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
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

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

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

易云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堯典平秩

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
而始就耕謂之東作

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

尚書
帝驗

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
記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

臺言丹鳥之瑞也

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鷺

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

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

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

議相銀瓮金船

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

符馬注器謂若銀甕丹甕也瑞應圖曰王

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

山車澤馬禮記山

禮斗威儀曰其政太平山車垂鉤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澤出神馬

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為景星

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歌則松柏受

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漢書

作腥蓋康曰腥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

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

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

長五六尺因以為名

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

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竺鄯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黃門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

於時玄鳥司歷蒼

龍御行

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即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

名玄鳥齊人呼鳳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
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
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
宮蒼龍大耀鉤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周禮馬八尺已
上為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羔獻冰開桐華萍生月令獻羔
開冰在仲
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李春之月桐
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澹水上浮萍蕸大者謂之蘋小
者為萍李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

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

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書曰願陳泰階六符經

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
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
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

階為之圻也應劭曰閭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閭闔天文志曰鈎陳六星在紫宮中鈎陳口中一星

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星千經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

乘雷動萬騎雲屯

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

落花與芝蓋同飛揚

柳共春旗一色

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春旗青旗也月令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云

建青旗注熊虎曰旗言揚柳與春旗皆青色也

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

周禮宗伯禮官

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

雖行祓

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已

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外傳鄭國上已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畧曰文帝元嘉十一年

三月禊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
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
為序文三月三日祓禊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
春蒐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
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
所在名
曰行宮帳殿天子行
幸所在以帳為殿也
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

鋪殊非許昌之賦

河間碑漢靈帝事藝文類聚載後漢
張超靈帝河間舊盧碑云樹中天之

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間道丹階紫房金蔥鬱律玉
壁內璫許昌地名魚豢典畧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
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何晏賦云青瑣
銀鋪是為閨闈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云排玉戶
而撼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殿七
間言此行宮帳殿不必有金玉之麗也
洞庭既張承

雲乃奏

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

騶虞九節狸

首七章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王射樂以騶虞九節諸侯射樂以狸首七章鄭司

農曰騶虞聖獸也

正繪五采之雲壺寧百福之酒

禮記曰失諸正鵠鄭注畫

布曰正棲皮曰鵠疏云正鵠皆鳥名也正音征繪畫文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周禮曰干祿百祿壺盛酒器也

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

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鮐犀膠黃鄭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夏箭三成青莖赤羽

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勦箭索隱曰按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矢亦良六韜曰

陷堅陣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注於
 云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為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於

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

漢書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為太一歌云需赤汗兮

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需濡也世說王武子紅陽
 好馬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黃金埒

飛鵲紫鷲晨風

皆良馬名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
 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含陽即紅聲之

誤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而治民
 則馬有紫鷲蘭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鷲騮等名劉劭
 趙都賦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鷲黃子曰駿馬有
 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疾走若飛也晨風鵠屬

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

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
 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

唐

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爽音霜或作驕驕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貳師將軍斬大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踰石汗血踰一日千里莫不飲羽銜竿

吟猿落雁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竿箭銜竿亦沒矢

也吟猿養由基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射也注詳見下大

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

以疊行餉由鼎進

疊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傳金罍酒器也周禮王旦舉鼎十有二物

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

合徙

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作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

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渙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溥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益鑄錢有兩銅山故云合徙也西

京雜記並載其事

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

周禮鼓人職云

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用爾雅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旃

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

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

偏山野也山藏海納即上林賦所謂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者也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攬言田獵

之廣遠耳

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

詩曰君子萬年以介

景福既若木將低金波欲上

若木日也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

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

天顧惟穆賓歌惟醉

詩天子穆穆詩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箋云旅酬下偏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
雖復暫

離北闕聊宴西城

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

即同鄧水之朝更

是岐山之會

左傳杜預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鄧宮之朝杜預曰鄧在始平鄠縣東有雲臺康王

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小臣不舉奉詔為

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注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薛綜注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

史記歷書云昭陽作垂四年索隱曰昭陽年也爾雅作重光作垂酉

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觀而出之杜元凱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
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
終於畢十一度知
大梁為三月也
其日上巳其時少陽

西京雜記三月
上巳張樂於流

水上巳即三月三日也漢書
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

春史司職青祇效祥

春史
謂太

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
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
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

建章

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漢
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屬車醢酒複道焚

香

楊雄酒箴曰醢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
酤常為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

故有醢夷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醢酒有英毛傳
云以筐曰醢正義曰醢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
有道故曰複音復三輔舊事曰桂宮周迴四十里內有

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

皇帝翊四枝於仙園

一作翊四枝於帝閣

迴六龍於

天苑

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枝之中文穎曰凡五枝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閣者周禮

枝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翰曰六龍日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孛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

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

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為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

華蓋

平飛風鳥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

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黃

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西京賦曰華蓋承辰天
畢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
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
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鳥過風乃動一曰
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帷宮

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

周禮為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晝

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幃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王融曲
水詩序緹帷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

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櫓是也上林

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

池南宜年疑斷年黃圖云新年宮在雍

開鵲

一作鵲

列之

陣靡魚鬚之旃

左氏傳曰鄭翩願為其鵲其御願為其
鵲杜注鵲鵲皆陣名一作鵲列莊子君

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行
魚鬚之繞旂郭璞曰以魚鬚為旒旌通帛為旂也

漏抱刻前旌載為

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
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馬張衡漏水

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
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為鵠也言畫河渭雍草渭口澆泉

爾雅曰水
草矣曰渭

釋名曰渭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周禮有雍氏掌山澤
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渭口澆泉者言取渭

水蕩也
堋雲五色的暈重圓

堋射埒也的暈謂射
侯之中如月暈也

陽管既

調春絃實撫

律歷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
六為律陰六為呂絲曰絃

總章協律成

均樹羽

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明堂
以草蓋之名曰總章魏志曰明帝立總章魏尚

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以魏杜夔所定律品檢枝大
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呂向曰總章禮官也漢書李
延年為協律都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
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詩曰崇牙樹羽 翔鳳

為林靈芝為圃

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

岐陽之鳴鳳水經注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
謂之翔鳳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
紀甘泉宮芝九莖
連葉作芝房歌 草御長帶桐垂細乳鳥囀歌來花濃

雪聚

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葉
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莊子桐

乳致巢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箕鳥
喜巢其中也鳥囀歌來花濃雪聚言遊此林圃啼鳥成
歌落花
如雪也 玉律調鐘金鐸節鼓 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
律陽六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七射陰六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也並
康漢書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周禮鼓人
職云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鄭注錡錡于也圓如雄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於是咀銜

拉鐵逐日追風

中銜師古漢書注銜馬銜也說文馬勒口

八駿四超影逐日而行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名追風
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騎逐日逐景也說文景
日光也即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曹植詩云走

俗影字

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

馬長楸間翰

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
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
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

樂志
雷赤

汗兮沫流赭顏延年赭白既觀賢於大射乃頒政於司
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弓

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

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收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頌之有王弧夾庾唐大六者

矣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畫鹿廩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

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鹄

繁弱振

地鐵驪蹋空

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為驪呂氏春秋曰駕鐵驪穆

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為馬細頸驪黑色也蹋空謂騰虛空而行也

禮正六耦詩歌

九節

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折羽九重設於長杠也

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紕同穴

左氏傳曰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召南卒章云一發五紕毛

傳豕北

弓如明月對堀馬似浮雲向墀

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

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

雁失羣而行

斷猿求林而路絕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

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烈而高飛

故創怯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 控

王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

王勒金鞍以金玉為之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謂

乘馬上而挾矢張弓也周禮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乃以象星也又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動月注見上文

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

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兼弁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新迴馬下西都賦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

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自馬

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闐市將軍戎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城單于祭天處

服來參武讎尚帶流星猶乘奔電

將軍之稱起於左傳魏舒梗陽之獄闕沒

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

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升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武職者謂射行讎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起山越海龍驥所不能追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翾銅爵神兔

始聽鼓

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

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

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競舉象兩熊耳也周禮鄭注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水衡之錢

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

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

司筵賞至

酒正杯來

周禮春官宗伯云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掌五几五

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虞庠又天官冢宰有酒正之官鄭注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至樂則賢乎秋水

歡笑則勝上春臺

莊子有至樂篇秋水篇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秋興賦云

登春臺之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

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

熙熙是也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

士也澤宮是習射射宮乃行大射云毛萇
詩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悵徙蹕之留

歡眷迴鑒之餘舞

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

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鑒鈴也楚辭鳴玉鑒之耿耿迴鑒謂駕旋也

舞一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

其遲也弓人對曰臣不復見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拔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橫弧於楚水之蛟飛鏃於吳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

亭之虎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

虞舜於九疑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江親射蛟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即凌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凌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凌音據陵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鏃釋器云金鏃翦羽之鏃方言云闕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夫名也

況復恭已無

為

出論語

南風在斯

樂記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非有心於蜩翼

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尸子曰楚莊王

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爾雅曰蜉蝣負勞郭云即蜻蛉也江東呼孤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蛉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于布布率步騎千餘往超之乃令軍侯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

決闕布即一發五中戰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雄之禮儀耳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為隱居而不可得
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間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
鄉閭之思發為
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居巢冬則穴處饑則
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放髮優
游可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
也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之地

神仙傳曰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
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

也賦之發端言一枝一葉猶可棲遊避息已本長況乎
安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邃宇也

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

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

常箕踞榻上

嵇康鍛竈既煥而堪眠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

威柳樹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做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

與啖清

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後漢書曰樊宏南陽湖人父重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注西都賦門闥洞開說大闥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闥枚乘七

發云洞房清宮連闥謂門闥相連屬也洞通也謂相當也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

漢書元后傳曲陽侯王根駘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樓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刻為連環文

而青瑩之也說文瑩
涂地也禮天子赤堦
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以擬

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左傳昭三

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夾堦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

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退而閒
居於洛之埃賦又曰陪京沂伊而邾後市楊陰期洛陽
記曰城南七里名曰
洛水是其居面城也
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

左傳

閏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
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

鼓

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
暖爾雅爰居一名雜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
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淹詩咸池饗爰居
鐘鼓或愁辛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
於輪軒也臧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鐘
鼓也以喻魏周強欲已仕而已本無情於祿仕也

機則兄弟同居

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
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

西頭士龍為人大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鍾言多慷慨

韓康則舅甥不別

晉書曰

康伯潁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
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子山本吳

蝸角蚊睫又足

相容者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句有五日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蛻喻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壘郭云僕壘蝸牛也要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以上似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讀於後所音徒班固西都賦云縑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徒與地第皆通韻矣眠疑作眠漢書叙傳云伯惶忍起眠事注眠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樂楚辭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佞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丘園靡滯驚驥馮

軒豈方伊類捉髮躬勤風防惜切楚辭曰上歲難而防
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栢之苦心又
曰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結風步余馬兮山皋低
余車兮芳林鐘鼓疑倒文鼓鐘小雅有鼓鐘之詩鐘鼓
鼓鐘隨文上下鐘字如中之切為渚仍周易玄卦中與
成同韻矣陸機至又足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
士窮而隱處兮康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樞兮比干
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兄弟韓康則不別舅甥甥
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至
又足相容乃成音也凡者也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
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字讀之成韻楚
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
蘇李七言始魏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
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詩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

左氏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杜

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坯而適之揚雄解嘲曰或鑿坯以適言

已縱酒昏酣脫落政事亦如隱士鑿坯而適也桐間露落柳下風來世說云王恭嘗行至

京口射堂於是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琴

柱以珠為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霑賦呂延濟曰瑟有柱以玉為之知琴瑟皆有柱飾以珠玉矣漢書曰董

仲舒說春秋事得失玉杯蕃露清有棠梨而無館足酸

棗而非臺漢書曰甘泉有封樂棠梨楊雄甘泉賦云度三巖兮倡棠梨鞠曰度三樂山息棠梨館也

水經注曰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荆故臺賦序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而故臺訪之國老云韓

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

世以鑒來今故作賦云茂丘園之選述亞五嶽之嗟猶
峨言壯觀也謂園中但有梨棗而無臺館之麗矣

得歌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

歌側不正貌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孟

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小爾雅曰跬一榆柳兩三行
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曰六尺為步

梨桃百餘樹

爾雅云榆白粉郭注曰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爾雅曰柳有稷旄楊三種說文

云柳小楊也爾雅云梨山槁疏云在山曰槁人植之曰
梨又桃有荆桃冬桃山桃之別言園中有此榆柳梨桃

四種樹木也

撥蒙密兮見牕行歌斜兮得路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

蒙密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

月令曰寒蟬鳴爾雅郭璞注云寒蜚也方

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蟪蜩陳鄭謂之蜎蜩秦晉
謂之蟬海岱謂之蜺其小者謂之來蜚有文者謂之螭

爾雅云弊者翳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翳弊
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翬鷁鷁鷁鷁鷁左傳五雉
是也又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鷁雉
也說文曰羅以絲罟鳥也高誘曰羅鳥網也言雉無網
罟可不懼也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

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格音閤樹高長

枝為格
山為簣覆地有堂坳
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包咸曰簣土籠也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崔云堂道謂
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適
亦謂有坳垤形也坳於交反
藏狸並窟乳鵲重巢
顏師古急
就篇注云狸一名鼯江淮陳楚謂之為狸其子狸鵲者
亦因聲以為名也其為鳥也知來作巢則避太歲淮南
子曰鳥鵲識歲之多
連珠細茵長柄寒匏
謝萬春賦云草靡靡以成
風去喬木而巢扶枝

茵連珠細茵者言其草實可食雁雁如貫珠也又按茵
席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
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
蘆得種來不論語何晏注云匏瓠瓜也

可以療饑可

以棲遲

高士傳四皓歌曰曄曄華芝可以療饑詩曰衡
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小園並鳥獸以棲遲

食草實以療饑也
無求於安飽也
敝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

帽戶平行而礙眉

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陋也妨帽礙
眉言其低也庾闡著狹室賦墨子曰

堯舜茅
茨不剪
坐帳無鶴支牀有龜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

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十
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盒賜象象
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
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

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
逆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
梁都建鄴思歸故園矣抱撲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
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
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
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
息豈不有以乎支牀有龜者烏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
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

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

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宋書五行志曰永嘉六年七月豫

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
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圓
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
故以名郡矣此樹當中枯連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
如初咸以為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即禹貢敷淺原雖所
屬遞遷是即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

國按墨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
故云雖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槁
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
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
云于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
義魚類白髮也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左傳云趙盾夏
日之日也杜預

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言
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

一寸二寸之

魚三竿兩竿之竹

字林曰竿
竹挺也

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

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蓍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
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

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禮記曰季秋菊有黃
華玉函方云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

酢桃榭李萸

爾雅曰榭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榭桃山桃郭

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云生山中者名榭桃謝靈運酬弟詩曰山榭發紅萸萸山李也即詩所云唐棣草

木疏曰粵李一名崔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落葉半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牀狂花滿屋

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

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覩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下

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劉向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為公名對曰

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

愚公之谷言其如隱士之居也

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美於抽簪

言已位望通顯

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

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

種棗栗名曰茂林蘭亭記云茂林脩竹種會遺榮雖有

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

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常闕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曰陸沈

三春負勑相識五月披

裘見尋

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

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

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鏹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

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之卜林

抱樸子自序曰抱樸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邦人咸稱為抱樸之士是

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見悖變化養生延年穰邪却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晉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草無忘憂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之意花無長樂之心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愁

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

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傳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即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

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喻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

言其

憂勞成疾也以下皆言其寢疾之事 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畧曰吳質字季重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

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
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
可再遇盛年一
鎮宅神以礪石厭山精而照鏡
淮南畢萬術曰

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
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
石書石敢當其遺意也礪即埋字抱朴子登涉篇曰萬
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
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
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
詩搜神後記曰王太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
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牀張二角名
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甕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
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甕
中甕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甕之意璞云
撒甕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

鏡立出山精亦邪魁也注見枯樹賦

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顓之命

史記曰越

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舄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王仲宣登樓賦曰莊舄顓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顓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顓嫁之曰從其治命言已去梁即魏常思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

之子推髻梁鴻之妻

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

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怛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

慙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
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

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
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歸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

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
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閭閻累年又滕王逋序云信攜

老入闌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
也又謝趙王齋絲布啟云某息荀娘昨蒙恩賜是子山

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穉子還羞出驚妻
倒閉門子山雖為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焦麥

兩甕寒菜一畦

馬汧督諫曰費陳焦之麥劉熙孟
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

風騷

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

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曰寒風
淒而未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注云騷音修王粲登樓
賦曰天慘慘而無色

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鵲常苦饑雀豹古今注云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為懶婦
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絡緯鳴
懶婦驚促織也驚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名
類蟬嘶也且以此
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

言已仕梁

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
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大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
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
也易乾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已仕梁承先
世之門有通德家承

一作

賜書

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

深敬於玄履屐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
鄉云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誠鄉人侈其門閭矧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衛令容高車駟曰通
德門漢書叙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

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微士若漢鄭公卿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為於陵所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為肩吾仲兄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

或

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

殿有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駕鸞也

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漢書曰文

帝思賈誼微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音信楊雄作長楊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藍屋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晏注云直宿所止曰

盧本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是其事也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

言梁武帝太清

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讚曰夫政中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西漢遭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鄴遭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推

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

高誘云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

部至邛樊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荆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晏罷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

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

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餞

之易水高漸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蘇武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

喻已出聘魏國
身留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

言在

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隴
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淳因名萬石泉北
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
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

年之雪

水經注引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
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

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
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
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
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子山
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
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堯

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為言

百靈兮倏忽光華兮

已晚

言已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遂老於此也

不雪雁門之騎先

念鴻陸之遠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漢書段會宗為都護谷永閔其老子

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騎應劭曰騎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雁門又坐法免為騎隻不偶也騎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為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為征為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騎者言已騎隻不偶也

非淮海兮可

變非金丹兮能轉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郭璞遊仙詩云淮海變

微禽吾生獨不化抱璞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
曰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
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藥可轉
烘爐蓋傷之也 不暴骨於龍門終
低頭於馬坂 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
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
防龍門大魚登者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
恒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騏驎駕鹽早上吳坂遠延負轅
而不敢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二語喻已不
能死節致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易曰天造草
昧此辱也 昧昧從天之道又曰渾渾沉沉
孰知其前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竹杖賦

竹枝賦者庚子山哀憤之所為作也桓宣武平
荊州喻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臺城
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
先生名父之子言父肩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
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
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鑲靈壽以下喻魏周逼已
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閭於知人者言已無情
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幹扶
疎以下言悲憂易老子此哀矣雖然有以謂國
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言不能死節
身存名辱也九棘龐眉至或非理明已非周
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未復悲歌庾信之文
可謂篇篇有哀矣

桓宣武平荊州

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

五更桓榮後也父彘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鎮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眭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咸引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即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為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

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執周成而歸是其事也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

桓帝

一作公

曰

按晉書桓溫廢主立

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玄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字文泰至其子閔帝始受魏禪時泰相魏為安定公江

陵之伐皆由於秦子山本梁朝舊臣故深怪之不引真人但取桓宣武為比直稱桓帝下曰寡人豈其紫色蛙聲耶可以觀文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

名父謂肩吾也

侯景之亂子山奔江陵是謂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曰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江漢雒漳楚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

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鶴髮白髮也雞皮言其縐也莊子曰蓬頭突髻登徒子好色賦曰蓬

頭擘耳缺脣歷齒

迺是江漢英靈衡荆杞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

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左氏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雖有聞於十室

幸無求於千里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越石詩曰鄢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寡人

有銅鑲靈壽銀角桃枝

常璩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
蹟者有桃枝靈壽左思三都賦

曰靈壽桃枝劉逵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
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為杖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

郭璞注曰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篋簣射箇
篠荪桃枝魏書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桃枝一名以章舊

德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

干寶搜神記曰吳時
有徐光者嘗行術於

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辨杖地種之俄而瓜
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

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牽衣而
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

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
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為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掌指揮

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按吳志綝
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荆州地及下

王敦皆在武昌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嚴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亦見干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搞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詞也

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

言於蜀郡而得此杖也益州記曰錦

里在益州南作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官杖猶存焉章懷太子注曰陂在今新蔡北

先生

將以養老將以扶危

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先生笑而言曰中國

明於禮義闇於人心之憂矣

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

所以為憂也如葛藟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為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

惟我生民

雖復疎條勁柢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

予此疾將予此身

說文曰柢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仲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羽戰敗帝適於澤中時鳩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柢貞筠之材刻鳥圖麟之麗終不能延年却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

若乃世變市

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躋楚漢爭衡袁曹競逐

獸食無草禽巢無木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年墓平漢書

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魏志官渡之戰表紹軍大潰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

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

魏將男女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劾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胡

馬哀吟羌笳悽轉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

留釗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

離絕妻孥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為奴婢獻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

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一書并釵釧訪其家又陸機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之名然無留釵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釵尺絹切臂環也

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疎毛

抵於增繳脆骨被於風霜

喻江陵之敗子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

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量鴻御增繳周禮曰增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聲之若切淮南子曰雁銜蘆而飛以避增繳

髮種種而愈落眉髟髟而競長

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盧蒲婁曰子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為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髟潘岳賦曰斑髟髟以承弁兮說文曰髟長髮焱焱也髟是所銜切又必周切眉髟髟者言眉之長垂如髮也

是

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

假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茵根扶疎以分離說

文扶疎四布也

宿昔傲醜俄然耄

一作耄

耄

淮南子曰視毛牆西子猶醜醜也高誘曰

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顛醜也顛音欺傲醜當作顛醜說文傲醉舞貌禮記曰八十曰髦爾雅曰耄耄也郭璞曰八十為耄劉熙釋名曰七十曰耄爾雅髮白髦髦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變也一作耄耄者周禮八十曰耄耄言其悲憂忽成醜老也

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驪篴

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

氏家訓引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紬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臣翟暄名非識實者也臣

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酸蔑惡杜預曰惡醜醜也言亂離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為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即此意也

潘岳秋興愁生倦

游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

潘岳秋興

賦序曰於時秋也故秋興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漢書曰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職記之非帝省奏不悅其狀有詔會議雲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越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職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

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牋云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寧不復若平日也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

左傳醫和

曰非鬼非食感以喪志詩曰為鬼為蜮箋云蜮短狐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言已之衰老乃為故國非有所感若其淫溺惑亂有如鬼蜮乃可憂也

未見從心先求順耳

見論語

伯玉何嗟丘明惟恥

莊子曰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山述懷詩云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拉虎裨熊子猶穉童觀丘明之恥豈匿怨而臣其人耶

形察貌子實悲翁

曹子建七啟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說文曰拉搦也聲盧合切裨擊也聲

補買切稗如禾也聲直利切言已狀貌雖老揚虎擊熊
尚如童穉之年喻已猶可有為憤辭也子貌雖少一老

翁笑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司農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

赤心而有刺也龐蒼雜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輦郎署見顏驄龐眉皓髮孔光謝病袁逢致

仕

漢書曰孔光為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

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後為司

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達嘗為三老時優禮之

吳漢不朝揚彪喪子

史記曰吳王漢高帝

兄劉仲之子也高帝立為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揚彪子修字德

祖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
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魏書黃
初二年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
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
明公此

贈或非乖理

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
乖禮喻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已也按上

文稱桓宣武為帝宣武自命孤寡而足
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諸侯之禮矣
先生乃歌曰秋

藜促節白藿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

鄧林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
也聲郎奚切戴凱之竹譜曰杞葉苦竹促節薄齒

說文曰藿藿草也一曰拜商藿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
出魯郡堪為笙也又曰細篠大篠書曰篠篠既歟鄭注
篠箭也論語曰過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漢書曰
張騫使大夏見蜀布叩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

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蔡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製以為杖而死者過半即莊子義臺露寢之義喻已無美於榮華而魏周強欲已仕哀其失故也

卬竹杖賦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卬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十里得蜀賈人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即此竹矣劉達蜀都賦注曰卬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為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堪杖莫尚於卬卬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沉冥若子虛之屬假立以為端也漢

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

曰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卽竹出蜀巴蜀接境故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峯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誘曰大夏西方之山阮隃山名

山北曰陰

婣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

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

婣娟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

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箠箠箠刀叶反箠音謹廣韻曰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

也自禁

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

杖

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為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

管吹之為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鵠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

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

甘泉賦曰馬屏之璘璘注音斌埤蒼曰璘璘文貌也

晉灼曰璘音幽向曰璘璘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聲子之切輪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

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相與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

獻無因自持

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為天子誼曰白雲在天山際

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鄭注云從猶就也言少年不可再得神仙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執末疏云末拄頭地也拄地不淨不可嚮人故

諸蔗雖甘不可以倚

嵇

草木狀曰諸蔗一曰甘蔗按諸蔗對下彼藜知蔗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葛矣崔瑗杖銘曰諸蔗雖甘猶不可杖曹植矯志賦曰諸蔗雖甘杖之必折

彼藜雖實

不可以美

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言藜雖實可以為杖而非美物也

未若處

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顧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舍於故人之家
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
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間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
人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言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有用乎惠子曰
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之為用也明矣

魯分以爵

漢錫以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魯而云魯分也與漢錫以年者若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尚爾菴今優我賢者設為爾我之辭言昔日尚爾為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

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

謂授几杖

也周禮有司几筵之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間函杖又云進几杖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函而此杖與之不離

前後也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悅墮上

下之遊紆

阮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輶藩車除殿陛也禮記曰尊卑垂悅鄭注云悅佩

中也磐折則佩垂授受之儀一夫寄根江南嶽嶽幽潭傳節大夏悠悠

廣野

說文云嶽大水也字同渺楚辭曰便娟之脩竹兮

蜀都賦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劉逵注云邛竹杖以

節為奇故曰傳節也喻已昔本吳人今為羈旅猶竹杖

之根寄江南宣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為君座右之銘而

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於蕙庭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中君趙使欲夸楚為

玳瑁簪刀劒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

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使大慙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

郡人也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

作銘自戒常置座右曰座右銘說文曰綺文增也聲祛

彼切論語孔注云紳大帶詩曰報之以瓊瑤毛傳曰瑤

美玉說文曰瑤美石也珮佩玉也即毛傳所謂雜佩者

珩璜琚瑀衡牙之類蕙芳草也蕙庭若蘭房矣子山本

賦杖而引用好客報讐之事喻已不能如黃歇豪俠之

舉珠履滿堂又不能如崔瑗報讐之後作銘自戒而悠
悠無所用之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長假此發端
以揔懷舊之蓄念
非徒賦印杖也

枯樹賦

枯樹賦者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為作也朝野僉
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
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
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
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
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
已枯樹賦有碑貞觀
四年褚遂良所書也

殷仲文

一本有者字

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

一作代唐本

異時移

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

意盡矣

續晉陽秋曰殷仲文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桓玄平京邑棄郡投馬

玄甚悅之引為咨議參軍及篡位以佐命親貴桓玄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出為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當復出一孫伯符

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

十三州志曰嫩煌有

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千寶搜神記曰昔武王伐雍州大神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犇牛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為青牛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

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錄異傳曰秦根抵盤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

魄山崖表裏

漢書鄒陽曰蟠木根抵蘇林曰抵音蒂張宴曰抵根下本也爾雅曰厓內為隩外為

隈郭注云別厓表裏之名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爾雅又曰溪為厓郭云謂水邊也厓與崖字同

桂

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

漢書曰武帝作賦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潛以淒

兮桂枝落而銷亡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

昔之三河徙植

一作

殖九畹移根

南史宋武帝紀曰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

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漢書曰高祖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史記曰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按光武都洛在河南劉備都蜀劉裕都建康國號曰宋皆社樹之應是其三河徙植之事矣後漢書西羌傳曰爰劍亡入三河間注云今比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亦稱三河與此為異也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王逸曰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

之殿落實睢陽之園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後漢書郡國志

梁國有睢陽縣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杆下而和之稱睢陽曲九域志曰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周中聲含嶰谷曲抱雲門漢書律歷志曰黃帝有可室山雁池脩竹園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箏以聽鳳

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名之脫無溝節者也
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周禮曰大司

樂雲門之舞鄭注云雲門黃帝樂言木
中含抱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懈將雛集鳳比翼

巢鴛

楚辭曰哀枯楊之寃雛王逸注曰生哺曰穀生啄
曰雛悲哀飛鳥生雛其身煩寃而不得出在於枯

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蔽日而來止帝
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
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
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聲十曲有鳳將雛
又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張正見置
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鳳兮鳳
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義列異傳曰宋康王埋
鮮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駕焉雌雄各一恒棲樹上音聲
感人又玉臺新詠載廬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
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逼自誓不

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於庭樹而家合葬華山傍
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相覆蓋葉葉相交

通中有雙飛鳥
自名為鴛鴦

臨風亭

一作庭

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

晉書

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郡國志巴郡枳縣注曰華陽國志云有明月峽是也

迺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

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

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文曰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於交切

熊彪

一作虎

顧盼魚龍起

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

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說文曰蹙迫也聲子六切

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藻水草也說文曰蹙迫也聲子六切

匠石驚視公輸眩目

莊子曰匠

石之齊見樂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
字伯說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若匠
師也般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
子注曰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
雕鐫始就剗厖仍加

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

亂煙霞

甘泉賦曰般倕棄其剗厖應劭曰剗曲刀也剗
曲鑿也淮南子注曰剗厖曲刀也張揖廣雅曰剗

陳寶孟勞馬氏曰揚剗剗剗刀也剗車奇反剗歸衛反
剗又居綺反蒼頡篇曰鏟剗平也言巧匠得此樹木窮

致其功雕刻魚龍麒麟牙獸之狀
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眩爛也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

君遷

左太沖吳都賦曰木則楓桺豫章松梓古度平仲
君遷劉逵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寫之

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逵又云古度樹也不華而
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

州有之晉顧微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灸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劉

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達之樹子如瓠形

如森梢百頃槎枿千年

王桀柳賦曰莖森梢

以奮揚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張衡東京賦曰山無槎枿薛綜注云科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李巡曰枿槁木之

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森疏皆切音參梢所支切槎仕雅切又側下切枿五割切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

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

松下因封為五大夫表宏後漢紀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為

大樹將軍上常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

莫不苔埋茵壓鳥剝

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

言已上諸樹為蟲鳥風霜所壞也師

古曰苔水氣所生蘇林曰寄生者芝菌之類淋瀝之東
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說文曰菌地草也渠頌切

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

東海言東至於海也白木俗說密縣東三

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葬三女處於今猶存
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耶西
河言西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
稱西河也干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
扶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糞溉灌後人
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
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
盲者得視遠近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
一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
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通蔡邕獨斷曰社者欲令萬民
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世訛
阮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

移矣

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治

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阜曰陵北

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為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文曰

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遼西

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關樹榆為

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昨夜

宿南陵今旦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郡南陵縣矣隋書

地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陳改

為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州刺史云吳王舊邑

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海根之治又孟浩然泊

宣城界詩云火燬梅根冶煙迷楊葉洲是梅根作治當

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闕治以木得名者

也

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

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

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

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劉琨扶風行曰繫馬長松下發

鞍高
岳頭
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以

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曰
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

拔本垂淚傷根涯血

若乃以下喻已失國喪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傳曰

拔本塞源淮南子曰秦擄趙王遣徙之漢中房陵思故鄉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墮淚魏志曰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移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又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白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殺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充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安

居均伐樹血出而禍福互異矣

火入空心膏流斷節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膏流斷節

者膏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流膏矣說文曰膏肥也節竹約也

橫洞口而歌卧頓山腰

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直裂

一作文裂合體俱碎

理正中裂

載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瞋睞

一作睞睞一作睞睞

山精

妖孽

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楓木焉久則生癭瘤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

李善注曰人居山險樹木瘤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癭藏

穿為蟲所穿抱穴為鳥所穴也蕪城賦曰木魅山鬼說

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睞暫視貌聲失冉切睞目疾

視也聲施隻切抱璞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超空

亦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縢又或如龍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山中大樹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大蛇名升卿山中寅日自稱虞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玄中記曰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左氏傳曰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娛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

之妖孽說文作蠶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

況復風雲

一作雷

不感羈旅無歸

言梁中興道銷已不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未能

採葛還成食薇

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

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

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本傳云聘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

也哀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又詩何但食周

薇皆引夷齊之事以自喻此言奉命出使不能為君効力屈節魏周也

沉淪窮巷燕沒荆

扉既傷搖落彌嗟變哀

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哀喻已思念故國遂至哀老猶樹木之

哀秋搖落
枯朽時也
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

淮南子云桑葉

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為淮南子一

曰劉安子自云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

一作千

里搓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柏梁災起建章宮文穎曰越王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既災之後是柏梁災非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遺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逐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

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資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漢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

縣花

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為河陽令滿

縣皆栽桃花言今日之煨燼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

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

堪

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子元譙國龍亢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

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處皆十圍蹙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

桓溫為桓玄之父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
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
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

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日極
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取諸
此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

尚書洪範云九曰嚮用五福孔
傳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

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叙美行之驗也班固
典引曰答三靈之繁祉注云三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
謫問也聲
至於繼體多從夭折
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
早死云天子璽又昭十

九年子產云札瘥天昏是天為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鄭玄以為

凶短折皆是大枉之名未昏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天父喪子曰折並與孔

不同天於表反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時設反又之古反

亡沒

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

羈旅關河倏然白首

謂留魏不歸也

苗而不秀頻有所悲

世說曰王戎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一女成人一

長

一作外

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

亡

既傷即事者傷其去梁即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惟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

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

為郡前途邇遠

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桓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桓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大

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為廷史有一

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子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夾河為郡守家憤累巨萬矣

哀祭之文

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

有男數日失之其後趙飛燕姁娣驕妒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賦常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過不過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擬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贊曰王莽篡位雄以耆老次轉為大夫

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又按
雄子揚烏九齡而通玄文早卒法言所謂吾家童烏育
而不苗者也
注見下文
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
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
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
人情懷舊鄉客烏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
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
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
瑛瑤襲爵官至瑯琊王反卑**斯既然矣**
言班揚王謝諸
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
傷或以不過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
而被命又並有夭折之事若此者既為傷心矣
至若曹

子建王仲宣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
侯徙封臨菑侯賜爵安鄉侯改封鄆城侯

立為王徙封雍丘後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為陳王
植每欲求別見獨設論及時政幸冀試用不能得既還
惘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
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瓶
哀辭其序云金瓶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
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
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又魏志
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
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
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為魏諷所引
誅後絕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
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按植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
鼻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
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
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

魄神之形影差幽冥而弗遘淹位徧以想像心
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傅長虞

應德璉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咸贈何邵王濟詩序

云歷試無効且有家艱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大祖辟為丞相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瑒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王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浩浩長流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劉韜之

母任延之親

晉劉韜母孫氏悼艱賦曰伊棄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壘悼以

抽心云云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為九江太守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按下文書翰傷切數語任延當作任咸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

涉三齡未沒喪而殞遂為其母辭
又寡婦賦云孤女藐焉始孩是也

書翰傷切文辭哀痛

千悲萬恨何可勝言

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辭也

龍門之桐其枝

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枝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

心不死郭注云宿葬也離騷云夕搴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葬

嗚呼哀

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哀

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哀

哀所魂兮遠矣何去何依

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

望思無望

歸來不歸

三輔黃圖曰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顏師

古注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云歸來

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

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

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拔其杖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基板蕩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梁書武帝紀曰

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

陵凡解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秣陵其地本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民卒瘁毛云版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鄭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塗炭見尚書應休璉與從弟書曰濟蒸人於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令出其難也五郤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

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

項籍袁紹曹操也楚漢

杖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楚漢鴻溝矣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桀之時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豺狼抗爪牙之毒呂延濟曰豺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狼惡獸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

難

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欲棄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

除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

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面偕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雍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即斯干之詩所謂載衣之裳載衣之襦列女傳云魯孝義保孝公稱之保母伯御殺

懿公自立求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即於稱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皆未設桑弧先空柘館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妤賦曰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

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人惟一丘亭遂千秋春秋說題辭曰

丘者墓也廣雅云小陵曰丘潘岳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序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

邊韶永恨孫楚長

愁

邊韶後漢時人永恨未詳疑指無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

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五經讀書晝日眠韶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為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哀文又有和氏外孫小詞哀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孩穉似引此又晉書云三子衆洵慕衆及洵俱未字而早終

張壯武之心

疾羊南城之淚流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為司空

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
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變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
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應
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害之趙
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
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永昌所封史記云封永昌為壯
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
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
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幽明
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晉書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武城侯又南
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痛斯傳體尋

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

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

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谷曰譬如芝蘭
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初鄭文公有
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
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
微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
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刈倪制切音藝割也

之修短哀哉已滿

修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東征賦曰修短之運愚智同

班固覽海賦曰運

鶴聲孤絕猿吟腸斷

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

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為之改娶妻聞之中
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乖
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
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使即絕破羸博之間
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路似新安

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飲以時服封墳掩坎其

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贏博二邑在泰山瀋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予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
藤緘轡積拊掩虞棺不

封不樹惟棘惟欒

魏志文帝紀曰具告郡國給轡積殯欽裴松之注云轡音衛漢書高祖令

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縣應劭曰轡小棺也今謂之積應璩百一詩曰轡車在道路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轡與轡古字通轡積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緘拊掩謂為蔓草所繁掩以無梢之木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薛綜曰斬而復生曰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
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棘郭璞注云

馬棘也其刺粗而長雍門周曰墳
墓生荆棘樂盧官切音驚木似蘭
天慘慘而無色雲蒼

蒼而正寒

王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
鉤曰楚有蒼雲如霓郭璞爾雅注曰天形穹

隆其色
蒼蒼

沉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

沉乃以下自叙奉使
西魏留長安也秦

川西魏地也隴頭歌有遙望秦川
之句趙至書曰飄飄遠遊之士

從官非官歸田不田

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官非官侶官音宜左傳曰官三
年矣亦請為官又如字世說曰劉尹之沒孫興公為之

誄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
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

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

暮年

漢書西域傳曰阮以玉門陽關後漢班超曰但已
願生入玉門關江淹別賦曰去復去兮長河湄

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自言鄒闕之思已屬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

書胡奮曰吾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託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至如三虎二龍三

珠兩鳳

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疾怒世訖曰謝子

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三珠未詳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北齊書崔陵侍中弟

仲文銀青光祿大夫同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

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羅男子之祥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兩雅

曰羆似熊而黃色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

辛氏三秦記曰隴西關其

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回注俗歌曰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又老曰吾王不反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二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慘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一孫奄然玄壤之事

對寶盃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

十里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鵲舉弓而射即中之鵲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唱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笑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教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

為夫婦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
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
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
便上車去如電追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
人而入其墓道以懊悅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
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
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
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盟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
靈與祇何以贈予親金盟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
肝脾充取兒盟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
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
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盟
高舉其價不欲速售真有識者歎有一老婢問充得盟

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
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
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
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
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益幽婚也其
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
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亦見
于寶搜神記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
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績
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攷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
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
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
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
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
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育而不
苗者其各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石華空

服犀角虛簪

謝靈運詩曰揚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附石可啖郭璞曰犀頭似猪庫脚一角在

頂也抱撲子曰通天犀能殺毒續齊諧記曰蔣潛至不期縣露一尸頭著通天犀

風無少女草

不宜男

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

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

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本草曰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佩此花

則生烏毛徒覆獸乳空含

師曠禽經曰慈鳥反哺張華注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

母大嘴烏否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

跪而震為長男之宮巽為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

地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傷已男女凋零也

人生幾

何百憂俱至二王

當作何

奉佛二郝奉道必至有期何能

相保

世說二郝奉道二何奉佛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謁於道二何佞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郝惜

及弟墨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克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克弟準亦精動惟讀佛經營治寺廟悽其而已矣言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

零零颺焉秋草

楚辭王逸注曰草死曰零木死曰去矣落說文曰颺翔風也聲蘇合切

去矣

黎民哀哉仲仁

異苑曰賈克字公問妻郭氏為人凶妒生兒黎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

民見克外入喜笑克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克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

終身無子晉書曰賈克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即仲雍曹子建仲雍哀辭曰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

五月而死 龔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

晉書羊祜傳曰祜年

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

何忍能留兮幾人

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鳥開切廣

雅云小陵為丘郭璞
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請聖製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碁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琬藏象棋有六博王逸曰以琬藏作著象牙為碁疑本此為象戲矣彈碁之制乃蹴鞠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韋臣以為勞體非尊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碁以獻之魏文帝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為之方五尺中心高似蓋形如覆孟上圓下方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碁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格五之戲格五鑿也行碁相塞謂之鑿鑿有四采鑿白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為之六博之戲投六著行

六棊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
瓊有五米利有一畫者謂之塞刻為二畫者謂
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
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
局取諸乾坤以為與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
棊局矣又按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蓋
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棊也歷師傳記象戲
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即事難可復尋又按周史
及子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衍之餘即為創
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
之雙六頗類古法而其數不侔愧非張華博物
胥臣多聞上追覆局之能直擬看碑之識安能
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

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開闢於是聖人起而制作也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詩曰厥初生

民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

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厚德

載物乾鑿度曰於當有綠簡既開丹局直正

淮南子曰河出丹書

洛出綠圖武帝制此象經如河圖洛書聖人之作也

理洞研幾原窮作聖

繁辭曰夫

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若扣洪鐘如縣明鏡

世說龐士元曰若不一扣洪鐘

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淮南子曰誠得清明之士執圭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懣舒明指以示之

闔棺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不窮如洪鐘任扣明鏡匪疲也

白鳳遙臨黃雲高映

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後

漢書賈逵曰左氏以為少皞氏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中官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蒞官行政言此戲雖小為黃雲以為經如古聖鳥官雲紀可以圖治也

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

滿日暈重圖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言其局上圖以象天

也王褒象經序云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于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按此云象天日月星下文言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揖廣雅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書天文志曰華蓋九星所以

覆蔽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奏
立明堂壁廡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圓下方壁廡者
象壁廡雍之以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
水象教化流行

空城而未居

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大
言賦曰方地為車說卦曰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注言其形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咸陽宮得方鏡表
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例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五藏
歷然無疑言其形若方鏡也空城未居謂
未嘗投箸行碁之時如空城未居人也

促成文之畫

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成文如刻
為一畫二

畫三畫之類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碁著等類又
如兵馬行陣須人用之也淮南子曰馬之似虎者千金
漢武內傳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於是搢笏當次依
符抱撲子曰立夏帶六壬六甲之符

辰就席

於是以下謂人用之也晉書輿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指之於腰帶所謂指紳

士者偃笏而垂紳也當次就席謂兩人對局之始列恭相當也如楚辭分曹並進之說王逸云分曹列偶並進

技巧投箸行棊轉相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禮周道迫使不得擇行也

曰王執鎮珪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周禮又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璧圓象天也方珪圓璧言局之下方

上圓迴轉言旋轉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王逸曰珉

玉藏博箸是謂以玉飾之也曹子建七啟錯以荆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說文曰珉石之美者南

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

馬白

南北東西蓋指四角謂行棊也王褒象經序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赤

黑青白配南北東西同赤水即丹水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玄山未詳疑即玄女授黃帝九宮戰法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青龍在左故云東道天文志曰東方蒼龍宿揚子太玄曰東動青龍光離於淵范望注曰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既舒玄象聊定金枰

玄象天象

也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技博謂之枰枰局也

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

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

格五塞有四米塞白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四

方正色謂四米也五德相生若格五也王褒象經序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今之雙六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亦至五即格不得行

謂十二棊也言用此十二棊左轉右行如一歲之有十二月黃鍾之有十二律也若用二十四棊則白黑各有十二矣李頎彈棊歌曰藍田美石清如砥白黑相陰翻分十二子韋應物歌云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

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

魚豢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兔望月

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

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

成之以手終須得之於心

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始應手也

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

乃有龍燭

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

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或當申而取未

楚辭曰日晏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曰燭
陰郭璞曰即燭龍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
純金香爐一枚雪賦曰燎薰爐兮炳明燭顏師古曰猶
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麝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
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
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
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唐音凡易鄭注曰樞謂戶
樞機謂弩牙毛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王褒象經
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以定其
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
坎在子取未臨戲
卦而衝離卦或當申時
而取未
時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庾子山仕南朝時為東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逵開府集序以為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都有集百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一字，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泊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雜南朝舊文，迨迨所云揚都之集，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曰：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藁，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輕豔，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畧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仕周間，姬思亮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蓋有勝

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德
管見為之列序諸篇謂是在梁之作云爾梁
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賦有春賦賦中多
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為之云效
庾體明是梁朝宮中
庾子山創為此體也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
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宜春
苑中三輔黃圖曰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
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荆楚歲
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綵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傳咸
燕賦曰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
也西都賦曰披香殿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
香殿飛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

宮中號淖夫人是漢宮闕名有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
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
作衣者新年鳥聲千種轉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

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金谷園思歸引

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

楚辭

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晉

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

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
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昭陽
舍蘭房椒壁楚辭
曰彷彿兮蘭宮
釵朶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
年王拾子

遺記曰魏大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
火珠龍驚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鸞鳳之重
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
作墮馬髻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
鬟品云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
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
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
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太元中
公主婦女必綴髮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
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玉煙
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氏
言髻鬟者多其餘在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眉將抑而

爭綠面共挑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苔始綠而藏

魚麥纔青而覆雉

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師曠禽經曰澤雉啼而

麥齊張華注云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來平隴也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

之水

列仙傳曰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

凰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故秦氏作鳳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

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

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

豐

石榴聊汎蒲桃醅

蜀都賦曰蒲桃亂漬石榴競裂廣雅云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

拷棗若榴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似燕莢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葡萄酒魏文帝云葡萄酒釀以為酒甘於麴來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醲普活切音潑醲鋪杯切音丕李白詩曰蒲桃初醲醲蓋本此也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

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款器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鳬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款器庾闡斷酒賦曰椎金疊碎

玉新芽竹笋細核楊梅

說文曰笋竹萌也范汪祠制云仲春薦竹笋臨海異物志曰楊

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

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

書

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釀

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淶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

漢書

音義曰管以玉為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手會淶水之趨高誘

曰淶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裾似飛鸞袖如迴雪表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觀佳人之玉儀更炙笙

簧還移箏柱

毛詩曰吹笙鼓簧爾雅云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篴中施簧管端後漢侯瑾箏賦

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月入歌扇花承節鼓

班婕妤詩曰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節

疑時節周禮中春擊土鼓

協律都尉射雉中郎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潘岳著射雉

賦又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射雉

中郎蓋潘岳也

停車小苑連騎長楊

三輔黃圖曰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

士搏射禽獸天
子登此以觀焉

金鞍始被拓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

入射堂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為鞍鑲以金銀琰石又云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柘為上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居柘弩皆善射也

馬是天池之龍種帶

乃荆山之玉梁

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嵯冢山韓子曰卞

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王子年拾遺記曰玉山其石五色而輕北有玉梁

豔錦安天鹿新

綾織鳳凰

天虎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

河邊多解神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掣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

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方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暫進

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遺摯

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

荆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民

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觴曲水之飲

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

董勲問禮俗曰人日

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夫人云俗人人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領頸也以墜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為端首也束皙近遊賦曰戴穿領之疎巾

百丈山頭

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

不如花

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晡時晡奔謨切音逋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

照人有如明鏡春花
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

然觀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

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

星當會天漢中夾夾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

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

橫北斗闌干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

姓秦

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

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表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為
鳳翼之逶迤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
邑人王仁妻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
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
焉嫌朝妝之半故憐晚節之全新

言麗妻佳人早時梳妝至此已嫌其半舊

矣晚復飾之其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繁而貫

矩針鼻細而穿空

說文曰櫳檻也聲盧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

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繫謂
為相連愛又曰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
襟樓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
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蟄子綢於瓜上則以為得
巧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
看燈賦有列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
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

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禮
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

瓊鉤半上若

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歡月
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

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木有十日其華照地

牕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闥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
壁宋玉風賦有云蘭房之闥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楚辭

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張衡
東京賦曰飛流蘇之騷殺挈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

流蘇為飾羽
帳注見下文

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

陸劇鄴中
記曰石季

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
像讚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
意所欲也果簡大詩云縑成屏風金屈膝
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絳芙蓉之羽帳

卷衣秦后之

牀送枕荆臺之上

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
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

及宮闕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
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急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客閒居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
曰楚王遊雲夢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
澤之荆臺之上

氣雜燒蘭爐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翫膏照灼動

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
南畢萬術曰取翫脂為燈

置火中即見諸物迷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

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

曰昔秦始皇為塚歛天下璵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啣

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王筠咏燈

檠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 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崔豹

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 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

顏師古漢

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鄭康成周禮 楚妃留客韓

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

娥合聲 愁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

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燿過雍門

驚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 低歌著節游絃絕

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

鳴 愁叔夜琴賦 輝輝朱燼焰焰紅檠乍九光而連采或

曰鵬雖游絃

雙花而並明

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

應知餘照情

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虞女子蘇子曰不聞曰

夫江上之虞女子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集
中並有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後漢班超傳贊曰
咫尺龍沙注云龍

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
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擊

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
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堆
念客衣單蓋闕燈前衿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
塞苦寒之辭也

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

謂夫壻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衿音下

浪反衣袂又曬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衿王子年
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旣文曰檠檠也
聲巨切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

荷承淚蠟鐵缺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

得錢

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曰至乃集螢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

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樊將軍曰夫目潤者得酒食燈
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

有微大亦宜然

蓮帳寒檠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

郭中記曰石虎造流

蘇斗帳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盛腕囊盛以異香帳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

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南楚

江河之間籠謂之箒或謂之箴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敝綿也聲息據切傍垂

細溜上繞飛蛾

王子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

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園丘之穴憑氣餘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

蛾以合九轉神丹謝朓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

盡燕君書誤多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起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
欲顧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
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
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
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
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

池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
之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
惡車秦制也按辟

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
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
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
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鶯卵三枚與葉相似帝不悅以

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
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
者登日並瘞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
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錢送一詔漢制獻香不滿斤西
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晚星沒芳蕪歇還
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輦夜
行遊道遙步西園月霞
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

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
轉隨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

之初大如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以下言天之
轉夜為晝燕噪鳥驚美人起而梳妝乃照鏡也
燕噪

吳王烏鵲御史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平二十六步秦

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
誠不及青烏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漢

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玉花簾上金蓮帳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裏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襪文簾陸劇鄴中記
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統

囊裏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
四面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

言美人之
曉起也說

文曰釧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
詩云綰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真詰晉世芻綠

華贈羊權金玉條
脫各一枚是也

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

眉萼鑿上星稀黃中月落

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熙釋名曰脣脂以丹作之象脣赤

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卧於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為梅花粧楚辭大招云鑿輔奇牙紅笑顰說文曰鑿頰輔也洛神賦云鑿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其風流於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酉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之黃鑿鏡臺銀帶本出魏宮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星鑿鏡臺銀帶本出魏宮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能橫却月巧挂迴風

却月言鏡之形圓似月也爾雅曰迴風為飆郭注云旋風也

龍

垂匣外鳳倚花中

謝朓詠鏡臺詩曰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月

鏡乃照膽照

心難逢難值

西京雜記曰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

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

字

郭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于鑑為銘焉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云云刻千年之古字者言銘之相垂久也

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

鳴

劉敬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

止遂之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國語曰海鳥爰居范泰驚鳥詩序云昔蜀賓王得驚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

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驚覩影而鳴一奮而絕按驚鳥似鳳爰居亦似鳳故臧

文仲祀之今云海鳥即驚矣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

燕飛

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六
事有七出菱花鏡一盒

暫設粧奩還抽鏡屢競學生

情爭憐今世翳齊故略眉平猶剃

廣雅曰其上連髮曰翳剃眉者謂減去眉

毛以畫飛花塼子次第須安

塼主緣切音專字或作甄
玆覽之屬詩所謂中唐有

覓是也飛花塼子謂花塼也

朱開錦躑儼蘸油檀

左傳宣十二年杜
注云斥候躑伏躑

徒臘反疏云躑行也朱丹色謂躑行之處用錦繡為之
有丹色也釋名曰黛代也減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

也草木蟲魚疏云檀木正青滑澤

脂和甲煎澤漬香蘭

裴啟語林曰石
崇廁常有十餘

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
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釋

名曰脂砥著面柔滑如砥石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
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牆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

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芳芳收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

量

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

說文曰髻總髮也聲古詣切鬢頰髮也聲必刃切言

美女對鏡插花量度其髻鬢之長短也

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

西京

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粉絮即俗粉撲用綿為之也言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

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

看絃繫懸知繡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襍真成箇鏡特相

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鳬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

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

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

魏志曰初明帝為王始納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

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篇又曰空見鴛鴦之相學還歌眼而淚落

言空牀獨守之時見茲匹

鳥觸物傷懷也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漢書曰蕭何薨高后

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師古曰鄼南陽縣也王韶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漢書云張敞為婦畫

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

乘風

沈約詩曰刷羽同搖漾注刷理也

共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問周宣曰

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宣對曰後宮常有暴死者黃門令奏宮人相殺俱棲梓樹堪是

韓馮

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

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

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
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
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
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
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
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
有韓憑城其歌
強至今猶存
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

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

為掾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
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踏捷絕人踰牆而
入家中莫知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暢悅有異於常後
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
不散克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益令人
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
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
妻壽劉孝標注云郭子謂韓壽通者乃是陳壽女即以
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又世說
云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壻嶠密有自婚意答曰
佳壻難得看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
嶠報云已覓得壻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
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
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
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史記曰秦并天下
乃使蒙恬將三十

萬衆北逐戎翟隴水恒冰合闌山唯月明

一作唯明月
秦州記隴頭

歌隴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
役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

況復空牀起怨倡婦生

離

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
難獨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

人音

紗牕獨掩羅帳長垂

鮑照詩曰羅
帳空卷舒

新箏不弄長笛

羞吹當年桂苑昔日蘭閨

謝莊月賦曰乃清蘭路肅桂
苑劉逵吳都賦注曰吳有桂

林羅敷總髮弄玉初筭

樂府曰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
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

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
曰筭繁也所以繁冠使不墜也

新歌子夜舊舞前溪

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
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

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宇記云前溪在烏程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筈晉車騎將軍沈玩家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

徐幹詩云自君之出矣明

鏡不復治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

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璇璣圖詩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滔將鎮襄陽遠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携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尺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

思好
愈重

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

劉鑠擬行行重行行云流

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蛩崔豹古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前日漢使著

章臺聞道夫婿定應迴

漢使即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嫵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

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

至迎前含笑來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閼太后憐之

閼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閼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言閼中思婦念夫婿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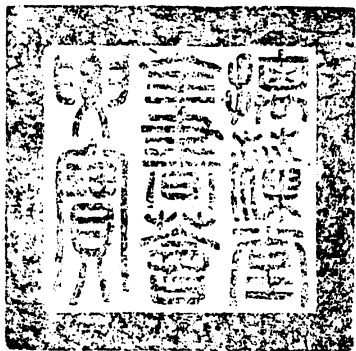
轉憂成喜也

庚子山集卷一

謹案第三頁前三行加以卑宮菲食刊本宮訛躬
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七行說文曰藿釐草也一曰拜商
刊本釐訛堇商訛啻並據說文改

第三十九頁前一行高祖悉發關中兵刊本悉訛
委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膳錄監生臣江長鎰